

珍珠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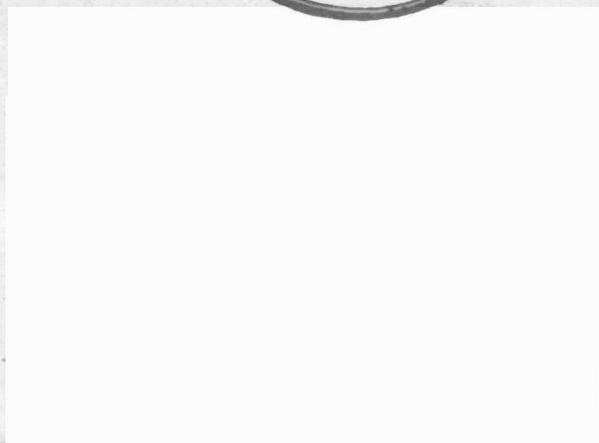
王宗仁



1267

21

珍珠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珍 珠 集

王 宗 仁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排版 青海海南印刷厂印刷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400

统一书号 10097·334 定价 0.31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集子，共收十八篇散文。作者饱蘸革命激情，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为建设青藏高原而艰苦奋斗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生动地描绘了高原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一日千里的战斗生活。

这些散文，主题鲜明，语言朴实，有一定时代气息和高原色彩。

目 录

炊烟缭绕.....	1
手套.....	9
画.....	18
一个战士的日记.....	24
鞭声清脆.....	31
昆仑姐妹.....	39
出诊路上.....	50
珍珠.....	58
泉.....	68
昆仑铃声.....	76
夜宿楚玛尔河.....	83
船.....	88
新苗.....	94
小昆仑.....	100
夜明星.....	105
大雪纷纷有暖流.....	114
石堡.....	122
亮晶晶的星.....	135
后记.....	144

炊 烟 缭 绕

我从柴达木回来已经半年多了，但不冻泉运输站那缭绕的炊烟，还十分清晰地飘在眼前。透过这缕缕炊烟，我看到了柴达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跃进步伐。

那天，天空不紧不慢地飘着雪花，把天地间罩得迷腾腾的。我们乘坐的汽车整整跑了一天，还没有走出柴达木盆地。有人说，就是跑上三天也跑不完盆地的一个角儿呢！我们可爱的柴达木是多么辽阔呀！

暮色苍茫中，车子拐了一个弯以后，天幕上忽然跃出了一盏红灯。这鲜亮的红灯象路标，一直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山中小镇。借着车灯的余光，可以看见公路边座落着一幢幢整齐的房屋，竖立着一排排水泥电线杆。下了车，我们才看清刚才见到的是一盏镶着玻璃的大风灯，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日夜值班灶”。这就是我们今晚投宿的不冻泉运输站了。

一位四十开外的招待员，热情地迎上来，接过行李，把我们引进了值班灶的食堂。这是两间一砖到顶的瓦房，房里生着三个炉子，火很旺，炉口吐着红绸似的火焰。屋里暖烘烘的，和外面那风雪弥漫的山野截然成了两个世

界。那个招待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热腾腾的酸辣汤，用很标准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为了建设柴达木，硬是日夜奔走，到了这里就不要作客。大家先喝点热汤，暖和暖和身子，暖和暖和心口，这样吃起饭来才香！”

这一碗汤，几句话，卸去了我们身上多少饥寒！

我坐定以后，才发现屋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军有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从那风尘仆仆的各种衣着上，可以分辨出来，有的是汽车司机，有的是矿山工人，有的是地质队员，有的是科研工作者，有的是解放军战士，还有的是来盆地落户的知识青年……明亮的电灯照着一个又一个黑红的脸膛，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热情地畅谈着。从水晶矿来的同志正讲着那种神奇的宝藏；来自察尔汗盐湖钾肥厂的工人，更是有声有色地描绘着柴达木盆地中那座万丈盐桥；那个司机，大概是昆仑山下格尔木镇上的“老户主”了，这时，正给初上高原的几个年轻人讲这高原新城的变迁史；还有一个同志可能是从冷湖来的吧，独自坐在一旁，专心地看着《石油工人报》，你瞧，他的眉毛已经喜悦得扬起来了，小报上一定有什么喜讯深深地激动了他……

这山中小屋里聚集着南来北往、东到西去的高原建设者，他们把柴达木各条战线的新闻，都带来了。怪不得有人这样说：“别看不冻泉运输站的值班灶食堂小，可它装得下柴达木盆地的每一个工厂、矿山、城镇、新村、连队。”面对这动人的情景，这春意盎然的小屋，我真正地感受到

这话说得实在。

那个招待员最忙，他脚不停、手不闲，不断地给人们送饭、送菜、送汤，食堂里也不时地响着他那响亮的四川腔。他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详细地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但是招待员，还是炊事员，里里外外就他一个人，烧火，做饭，招待，迎送，真忙！

过去在格尔木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建立这个值班灶的必要性。当时，有人用这样的话来描写柴达木的广漠和荒凉：“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就是在这昔日芦苇丛生、黄羊出没的荒滩上，党的建设宏图鼓舞了英雄的柴达木人，他们以一种艰苦创业的革命干劲，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排排钻塔，处处矿山，座座城镇，条条公路。这里出产的石油、石棉、铅锌、钾肥和化工原料等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建设盆地的尖兵们，不仅白天努力工作，就是夜里也在繁忙地劳动。不冻泉日夜值班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张营业”的。日日夜夜，它伸出热情的手，迎送着来自各方的建设者们。值班灶，本身就是一首建设中的新歌，它也是以跃进的步伐加入到建设柴达木的行列中来的。它的名字也随着各路建设者的脚步，带到了盆地每一个火热的斗争前线。

现在，这个沸腾的值班灶粘住了我的心。虽然夜很深了，我还是没有睡意，便给招待员——大家都叫他“老常”——当了助手，帮他干点零活。大概在深夜两点钟，来

了一辆去茫崖的轿子车，车上的一位乘客病了，需要留在站上休息。当时，所有的客房都住得满满的，就连接待室也摊上了铺。老常把病人扶下车，让坐在火炉前，又熬了一碗糖稀饭给病人吃了。最后，他扶着病人到自己的铺上去睡。老常从箱子里拿出一床崭新的被褥，给病人铺得软软的，盖得暖暖的。据说在这样的隆冬寒夜，老常是经常把自己热烫烫的被窝让给同志们睡，光今年这一次已是第十一次了。

黎明前夕，照例是昆仑山下最安静的时刻。这时，人们大都还在安睡，上早班的人也没有起程，那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喧闹的公路，此时，显得静悄悄的。趁这时候，我便和老常坐在炉前聊天。

老常，外号“老高原”。青藏公路刚通车，他就离开“天府之国”来运输站当了炊事员。他热爱柴达木，热爱这平凡的工作岗位，决心把一生献给柴达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老常经常说：“活着奋战在雪山上，死了就埋在冰河旁。”谁都知道他有“三个不罢休”：“柴达木人不看见树林遮住沙漠他不罢休；柴达木人不听见火车叫他不罢休；柴达木人不吃上苹果他不罢休。”从这个“三不休”里，我看到了这位“老高原”奋斗不止的宏伟胸怀。现在，“三不休”的目标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实现，可老常丝毫也没有松懈战斗意志，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着。

在天南海北地叙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老常：“你一个人在值班灶上工作，够忙乎吧？”

他回答说：“不，还有个老胡，今晚他跟着值班车出

去了。”

“值班车？”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噢，我忘了告诉你啦。”老常给炉内添了一块煤，火苗忽地窜高了好多，“当初，我们以为有了值班灶，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谁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的汽车在半路上抛了锚，司机仍然吃不上饭；有的工人争分夺秒急着赶路，不愿意拐进来吃饭；还有些初进盆地的同志，不熟悉情况，找不到运输站，也吃不上饭。另外，有些执勤的小分队，只有一、两个人，不便于离开工作岗位，也就不来吃饭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和老胡一连几天心里硬是不安，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于是我俩便把值班灶一分为二，一人固定在灶上，一人固定跟车出去，带着保温箱，装上汤、菜、饭，日夜在外面搞流动服务。”

从值班灶到值班车，运输站的同志为盆地的建设者想得多周到呀！我望着老常那坚毅而又亲切的脸，想想在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里，有多少这样的后勤兵啊！他们虽然不直接盖大楼，挖矿山，开机器，可是他们每时每刻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在祖国的每一项建设成就里，都渗透着他们晶莹闪亮的汗水，记载着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老常，不就是这样的好同志吗？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请老常给我谈谈值班车的情况。他不愿意讲，觉得他们干的这些没有什么好夸的。最后，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

同志们都知道，昆仑山到了冬天常常大雪封山，不能通汽车了，值班车也不能走了。可是建设柴达木的英雄们仍然在辛勤地工作着。为了保证同志们吃上饭，老常他们又把值班车换成了“值班骆驼”。于是，那清脆的驼铃声，在这风狂雪大的深夜里，在这柴达木盆地里，“叮当、叮当”，欢乐地摇响起来了。

一次，从祖国南方来了一批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到盆地某地去开发一个新矿山。他们是下午离开不冻泉踏上去矿山之路的。到了傍晚，山里突然刮起了暴风雪，山中的公路很快就被封住了。老常、老胡的心，也象这周天卷扬的飞雪一样不能平静。他俩在食堂里站不宁、坐不稳，为风雪中的战友们担心。他们推算：去矿山的同志这会儿还不会到达前一个站，十有八九被大雪挡在半路上了。而这样的暴风雪又将会持续到天亮的。他们想，决不能让同志们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受饿，便当机立断准备送饭去。他们临时找了个同志在灶上值班，便牵来站上的两峰骆驼，把饭菜装在保温箱里驮上出发了。骆驼在沙漠、风雪中是颠不翻的船，挡不住的车，它忍得住渴，耐得住冻，经得住长途跋涉。老常、老胡骑着骆驼，踏过重重雪山，涉过道道冰河，终于在一个涌满积雪的山湾里找到了那些同志。这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当他们把热饭热菜送到正顶着风雪，忍着饥饿，为汽车铲雪开路，准备冲出暴风雪的封锁，早一天赶到矿山去的同志们手中时，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是难用文字表叙的了。有个同志说得

好：“两个同志送来的不仅是饭，还有暖心的火，这是鼓舞我们战胜暴风雪的巨大力量！”

老常在和我谈话的当儿，不时地站起来，走到伙房去，二三分钟后又出来，隔一会儿又进去……他是做什么？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可是次数一多，就不能不引起我留心了。我侧过身子一看，只见他在那个用破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灶膛旁忙些什么。我知道这个炉子是专给过往同志烤面包用的。不冻泉的面包是很有名的，凡是在这儿吃过饭的同志，都爱夸老常做的面包实在好！老常又进伙房去了，这回我也跟了进去，只见半筛子面包，每块都烤得焦黄焦黄，不老不嫩。不要说吃，光看一眼就够馋人了。我问老常：

“今晚来吃饭的人不会多了，你还做这么多面包干啥？”

他一边翻着锅里的面包，一边说：“昨天下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今天八点钟测量队有三个同志要来吃饭。他们是到昆仑山里去勘察一个新工厂的地址。那是一条新路，沿途还没有设站，又要三天才能回来。我给他们做了这点干粮带上。本来前半夜烤好了，我想再用慢火烘烘，烘得干一点，这样路上不会冻，吃起来也脆。走远路，啥事都想周到点好！”

看着老常烤的面包，听着他的这番话，我不由想起，在我的故乡，凡是有人要外出走远路，家里人半夜就起来给亲人做路上吃的干粮。那干粮有烤大饼，有炒馍豆，还

有炸油花……眼前这情景和我故乡的事儿多相似呀！然而又是多么的不同呀！那是小家庭的亲人之情，而这却是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之间的无产阶级感情啊！

老常继续对我说：“有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看不起我们这一行，说当个‘伙夫’，是侍候人的。可我才不这么想，我是一个为开发、建设柴达木的英雄们服务的人民勤务员，我自己的劳动就是在建设柴达木，这还不光荣吗？同志们在这里吃得可口、舒心，我最高兴。要是同志们一顿吃不好、喝不好，我的心里就好几天不安逸！”

多么崇高的思想！多么深厚的感情！多么感人的话语！这时，我望着锅里那一个个变得焦黄焦黄的面包，心不由得忽儿一下热了起来。好老常呀好同志，凡是亲口尝过你的饭菜的同志，都一定会在你的行动中得到启发，激起满腔热情，把自己那一份光和热献给柴达木的建设，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这时，公路上已经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汽车马达的欢唱，沸腾的白天又要开始了——其实，在柴达木很难分出白天和夜晚，这里每时每刻都在沸腾着建设的热浪。不是吗？值班灶的炉火通宵都在燃烧着。从这儿升起的炊烟，飘散在盆地的各个角落。而炊烟下，正是繁忙的大路，急驰的车队，是建设的大军和一幢幢、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物……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于西宁

手 套

天才蒙蒙亮，昆仑山刚从天幕上渗出隐隐约约的轮廓，我就开着汽车到格尔木路口西北角的物资转运站装货去。谁知，我起了个绝早，却赶了个晚集，装卸场上拉货的汽车出出进进，装车的工人匆匆来去，宏亮的号子此起彼落……青藏线上的这个货运站，好一派繁忙景象。这儿是南来北往、东到西去的汽车的集散地。瞧，一队队满载着建设器材和日用物资向西藏飞奔的汽车，那一辆不是从这儿起程？

热火朝天的货运场啊，你是青藏高原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

我刚把车刹在装卸台前，便从货场上飞出了一队架子车，每辆车上都载着装得高尖高尖的货箱，老远看去，象一座座小山在移动。有一座“山峰”高出了“群山”，显然这辆车比别的车装得多。它从我身边驰过时，我才发现拉车的人原来是阎站长。他弓着腰，使着全身的气力。大冷的天，呼啸的寒风，也吹不干挂在他脸上的那一串串亮晶晶的热汗。这劳动的汗珠，把阎站长那黑红黑红的脸膛，点缀得更坚毅、更健美了。还没有容我和他打招呼，那

架子车已经带着一股呼呼的风声过去了。我扭过头看去，阎站长双臂紧紧地挽着车辕，大风吹鼓起来他的衣衫，宛如一只矫健的雄鹰展开了双翅。

架子车穿梭似地来回飞跑着，把一批又一批物资运到了汽车上。这时，我看到一个小青年紧追几步，赶上了阎站长，歪着脑袋打量了一番说：“站长，这么冷的天，你干活也不戴双手套？”

“我光着手干活干惯了，戴上手套反倒不利索。”阎站长笑呵呵地说。

小青年摇了摇头，又看了看阎站长的车子，说：“你装这么多，一定跑累了吧，咱们换换。”

“换车？别小看人。咱们来比比高低，看谁装得多，跑得快！”说着他双脚在地上一蹬，身子凌空一跃，那车子便“嗖”地一下窜出去了好几米远。

小青年往手心吐了两口唾沫，憋足劲，拉起车追了上去。后面的车也一辆接一辆地跑起来。装卸场上立即掀起了一阵你追我赶的热潮。

这次我又没有和阎站长搭上话，望着他那飞转的车轮，我的心不由得也转动起来……

阎站长在青藏高原已经勤勤恳恳地奋战二十年了。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焕发了青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朝气蓬勃。他身为领导，但不在大楼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走到群众中，战斗在火热的第一线。他给自己规定了个“三三制”，就是一年三分之

一的时间搞日常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搞调查研究。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自天亮到天黑，他始终坚持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装车卸车，有他；砌墙盖房，有他；垦荒种菜，也有他……那里最需要人，那里就有他。他在那里战斗，那里就出现沸腾的场面。我听说过他到冰河里抢救建设器材的一件事：去年年底，正是高原上滴水成冰的时节，有一辆给昆仑山某水电站建筑工地运送一批机械的汽车，刚走进便道，在过昆仑河上的一座木桥时，陷进了河里，开不动了。这儿离货运场有六十公里远。阎站长得知后，连夜带着大家去抢救。天正下着大雪，河面上浮着磨盘大的冰块，他带头脱掉棉衣，跳进刺骨的河里，拨开冰块，领着大家往岸上搬运器材。肩上有百十斤重的货包压着，脚下有湍急的水流冲击着，每迈出一大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气，老站长坚持着，硬是用肩膀和大家一起把三吨多器材，一点一点地由河心扛到了岸上，然后又装上了车。等到汽车走后，同志们才发现阎站长的一双结满硬茧的大手，因为在冰河里浸的时间太长，冻得又红又肿，十个指头象胡萝卜一样了。有个同志一边给他生火取暖，一边问他冷不冷，他不在意地“嘿嘿”一笑，说：“冷啥？热乎着呢！不信，你摸摸我的心口，在发烫哩！”老站长这话的意思大家一下子理解了：他把温暖送给了高原的建设事业，送给了边疆各族人民，自己就是爬冰卧雪，他那颗为革命的心总是火热火热的啊！

还有一次，装完货的汽车、挂车，正顺着装卸场旁边

的山路整整齐齐地摆成一行。突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停在最后面的一辆挂车，因为刹车失灵，控制不住，顺着坡道滑动了。挂车越滑越快，车轮下卷起了气流、烟尘……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在眼前，这时，只见从旁边闪出来一个身体象铁塔似的人影，他一个箭步，停到了挂车前，拿出三角木，塞在了飞轮下。车还在下滑，他又用双手死死地顶着三角木……最后挂车终于停住了。

这双拿着三角木的大手，吸引了多少目光！引起了多少赞叹！这个人就是阎站长……

这时候，装卸场上洋溢着热腾腾的劳动声浪，这声浪高了又低，低了又高，远了又近，近了又远，象大海的波涛，奔腾不息。阎站长拉的那辆车子，犹如漂在这浪尖上的一只“船”，乘风破浪，飞驰而行。我望着他脚后那飞速旋转的车轮，想起了这个月的月梢和阎站长的一次见面：

那天晚上，我们从货运场装好车出发时，已经十一点多了。我看到阎站长的屋里还亮着灯光，就去找他道别。谁知，推开门一看，里面空空的，没有人影。只见椅子上搭着那件褪了色的短大衣——这大衣老站长经常披在身上，只有在劳动时才脱下。显然，这会儿他又在那个“战场”忙上了。我在阎站长的桌前站了一会儿，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摊开了的笔记本，上面记着一则劳动日记。这篇日记写得不长，题目是：两个难忘的“泡”。下面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